

一 蘇聯外交政策的目的及方法

蘇聯外交政策的最初文件爲：一、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全俄蘇維埃第二次大會所通過的列寧的和平法令；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列寧及斯大林所簽署的「告俄羅斯及東方回教勞苦大眾書」。

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的這兩個真正有歷史價值的文件中，露佈了列寧斯大林外交政策之高明的原則；在這些原則的旗幟之下，展開了蘇維埃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劫掠行爲，反對侵略性的強盜式的戰爭，反對妄求統治世界的野心家的鬥爭；展開了要求民主式的和平及各民族一律平等的鬥爭。

蘇維埃政府這種外交行動給全世界以深刻的印象。全部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治活動者及外交家都對這外交行動加以醜詆，但勞動大眾却真誠而又熱烈的歡迎並擁護蘇維埃政府外

交政策的最初行動。

這也是事有必至。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之前，全世界所謂列強的外交政策的實質及基本原則祇有一種內容，雖然他們的具體目的及方法可以千差萬異。德國的、英國的、法國的、美國的，以及帝俄的統治階級都在國際舞台上爲實現其貪慾而鬥爭。其中每一國都提出自己的外交政策：英國的「歐洲均勢」政策，美國的門羅主義，德國的大日耳曼主義；這些政策都充滿了向外擴張的慾望。任何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是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列寧曾對這種外交政策的本質及特點給以古典的定義，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之最新及最後階段。

資產階級的外交家，用祕密談判，用祕密協定，及有意的含混的辭句，在人民大眾前把資產階級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動機隱藏起來，這動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級的利益，就是帝國主義列強爲瓜分世界而進行的鬥爭。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實在是人類歷史新時代的開始。俄羅斯離開了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十月革命所產生的蘇維埃國家，開闢了國際關係的新時代。

蘇維埃國家的外交政策與任何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外交政策根本不同，因爲蘇維埃國家

是立足於一種不同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制度）上。

蘇維埃的外交政策中沒有資本主義列強外交政策中的那種貪慾，因為蘇維埃國家中根本沒有資本家階級。蕭伯納一個劇本中的一個腳色，軍火大王安特瑪，向他的兒子——未來的國會議員——說：「怎麼樣對我們有利，你就怎麼樣做。如果戰爭對我們方便，你們就宣戰；如果戰爭對我們不方便，你們就維持和平」。在蘇維埃國家中，沒有像安特瑪這樣的人，也沒有像美國「六十家族」那樣的工業大王與金融大王，也沒有像法國「兩百家族」那樣的資本家。這些法國資本家，在里翁勃魯姆的所謂社會黨的幫助之下，對法國外交政策中發生了很大的作用，而法國的外交政策實在又受美國華爾街的支配。在蘇聯，沒有像倫敦西特區（City）倫敦城之一部，為商業金融中心）那樣的主宰，也沒有西特區奴才像艾特禮和貝文那樣的人。

蘇聯外交與內政是不能分開的。蘇聯的外交的目的與方法決定於兩億蘇聯人的利益，決定於人民大眾的利益。在蘇維埃國家中，政權在人民大眾手中，當然他的外交會扶植民主，會幫助人民去反對壓迫者，侵略者——貪而無厭的帝國主義者。

蘇聯，於其創立之始，既已建立了國內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自然贊成全世界民

族一律平等的原則之實現。蘇聯的目的是很明白的，是在蘇聯建設共產主義，是爭取該項建設之最有利的條件。鞏固的和平是該項建設的重要條件之一。蘇聯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是兩種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長期的和平共居。蘇聯認為，他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蘇聯的外交政策就是和平政策，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因此，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的第一項法令便是和平法令。

列寧於蘇維埃國家降生時所手寫的和平法令，其中包含了以後蘇聯外交政策一切根本原則。

一切交戰國的部長及大臣們，早已在口頭上談說正義及民主了。但這些僅僅是偽善者的空話。蘇維埃政府則不然，一旦提出了正義的民主的和平之口號，便為此等善良原則的實現而進行實際的鬥爭。列寧說：「我們反對政府的欺騙，他們口頭上說着正義及和平，而實際上却進行侵略性的劫掠性的戰爭」。在列寧所寫的法令中，給民主的正義的和平以確切定義，決不許有虛偽的模稜兩可的解釋，即立即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

帝國主義者所謂割地（或兼併）是指作戰時被別國佔去的土地。列寧的法令却是歷史上第一個對割地（或兼併）給以反帝國主義的定義。列寧的和平法令上說：「政府所謂割

地者，所謂異國領土的兼併者，一般依照民主的正確認識，特別依照勞動階級的正確認識，是指強大國家對弱小民族之一切形式的兼併；除非這些弱小民族提出確切的明白的自願的書面的同意與願望，不論這些武力兼併何時完成，也不論這些被武力兼併的民族是何落後，也不論這些民族是在歐洲還是在遼遠的海外」。

即在今天，列寧的定義還是最完全的，顧到各方面的。即在今天，還同三十年前一樣，足以打擊一切人用任何藉口任何遁辭及任何保留條件以庇護帝國主義政策的企圖。

蘇維埃第二次全俄大會所通過的和平法令在國際關係上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因為蘇維埃政府該項正式文件不僅提向各國政府，並且直接提向全世界的人民。

幾百年來，和戰問題一直取決於統治階級，人民不能參與，人民也無從知道。統治階級也不得不如此，因為他們的一切決定都是違背人民意志及利益的。但是蘇維埃國家，雖然仍和那些實際上握有權力的政府打交道，却同時又轉向人民。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列寧說：「在任何地方，政府同人民都是背道而馳的，因此我們應當幫助人民去參與和戰問題」。

列寧的和平法令說到立即和平，宣佈沙皇政府及臨時政府各項密約的廢除，說到在人

民面前公開談判和平，因此就是宣佈了真正的國民外交。

蘇聯政府一下子就揭穿了帝國主義列強政府對國民大眾之最大的欺騙。各項密約之宣佈驚駭一切帝國主義者，使他們不得不設法對付布爾塞維克的主張。威爾遜所提出的饒舌的綱領（所謂十四條者）即應此需要而提出者。

在斯毛尼學院(Smolny)的擠滿了人的大廳中宣佈並說明和平法令時，列寧曾說，蘇維埃國家必然要同舊世界的勢力衝突。列寧預言，現在開始的爭取和平的鬥爭將日益困難。此後三十年完全證明了他的預言。但是，不論資產階級的外交家安下多少詭計與障礙，蘇聯依然能够頑強的並順序的爲民主的正義的和平而奮鬥了，並且還在奮鬥着。

在勃列斯特條約時代，在外國人的干涉時代，他爲了爭取和平而作了反對美、英、法等帝國主義的鬥爭。

列寧在蘇維埃第七次大會上報告說，從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起，到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止，十六個月中，蘇維埃政府曾向協約國列強提出過十一次（！）締結和約的建議。在紅軍業已粉碎了外國干涉者及白衛軍之後，蘇維埃政府在日內瓦會議及海牙會議上，依然爲和平奮鬥。在一九二二年日內瓦會議的第一次會議上，蘇維埃的代表，曾依照列寧的

直接指示，提出了蘇維埃政府的建議，主張全面裁兵。資產階級的報紙認為這是在會場上投了一枚炸彈。魯合喬治無法招架蘇維埃的建議，稱之為會議的「過載貨物」，在這些貨物的重壓之下，那業已滿載的會議之「船」必將「沉沒」，因此提議不將蘇維埃的提案列入議程。帝國主義者就用這種方法，使會議上不討論蘇維埃的全面裁兵的提案。但蘇維埃政府依然頑強的繼續為民主的和平而鬥爭下去。

國際聯盟的組織者，用很多年的時間，弄出了一個所謂「召開軍縮會議預備委員會」。他們把這個委員會變作國聯下面一個附設機關。在這機關中做事的人，用「竹籃子打水」的方法，寫出無數的計劃與決議，以文飾他們的不願裁兵，以文飾他們在實際上所作的軍備競賽。

但蘇維埃聯邦並不就此甘休，於一九二七年重新提出了全面裁兵的計劃，要求完全廢除常備軍，廢除參謀本部，廢除軍事工業。這計劃又被帝國主義者推翻了，但他已完成了應有的作用，得到了人民大眾的贊許，過後，蘇聯和許多國家締結了許多互不侵犯條約，阻止戰爭製造者的陰謀，在那一階段中，算是蘇聯爭取和平的極大成功。

在一九三三年，蘇聯政府提出了關於「侵略」及「侵略國」的極詳盡的定義，揭穿了

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喉使者——英美法等帝國主義者。

到了一九三四年，蘇聯計算，國際聯盟雖有反蘇的企圖，但過去十四年的經驗却證明，可以利用國聯作爲爭取和平的掩蔽地，因此接受了三十個國家的邀請，參加了國聯。當法西斯侵略國及其喉使者點燃二次大戰的野火時，蘇聯外交的重心正在爲集體安全而鬥爭，蘇聯同許多國家訂立了互助條約。

爲了爭取和平，蘇聯會利用過一切的可能性，在每一特定的時機，都採取了最適宜的和最可靠的方法。

二 二次世界大戰後爲爭取公正的及民主的和平而

鬥爭

蘇聯政府採用各種方法以維持和平，但法西斯的德國，在慕尼黑派的反蘇精神支持下，發動了二次世界大戰。英法等帝國主義的反動派，希望利用希特勒的德國及日本來包圍蘇聯。但是他們的希望沒有達到。在蘇聯領導之下，希特勒的德國及日本都被擊敗了。蘇聯拯救了文明，使免於滅亡。

在第二次大戰過去之後，蘇聯依然努力繼續他善意爭取和平的工作。

關於未來德國問題，蘇聯表現了他的澈底性，表現了特殊的斯大林式的外交政策，堅守英美蘇三國在雅爾達會議及波茨坦會議上的協定，決不讓後一步。

爲了世界和平，必須合理的解決德國問題，關於這一點，斯大林講得最清楚。他

說：「約而言之，蘇聯對德國問題的主張是德國的非軍事化與民主化。我認爲：德國的非軍事化及民主化是奠定永久鞏固和平之最重要的保證」（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報載斯大林談話）。莫洛托夫在外長會議上的演說，以及在德國蘇聯佔領區的實際政策，都表現了非軍事化及民主化的主張。

關於賠款問題，關於德國經濟統一及政治統一問題，關於德國臨時政治機構問題，關於反納粹化及非軍事化問題，總之，在一切問題上。蘇聯都表示了，他對雅爾達會議及波茨坦會議的各項決議是堅持的，決不讓美帝國主義者把德國變成他在歐洲大陸上的軍事基地。

蘇聯政府，遵守他多年來爲鞏固的和平而奮鬥的主張，對抗新的戰爭的威脅，不僅在話上這樣說，而且在事實上這樣做。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聯合國大會上，蘇聯再次提出了全面裁兵的歷史性的建議。這建議對於裁兵的實際目的作了十分清楚而明白的陳述，沒有任何空泛的言辭。

莫洛托夫在聯大的演說辭曾經指出，「裁兵能打擊若干集團向外擴張的要求，因爲這些集團還沒有能懂得上次大戰中侵略者可恥的敗亡之教訓。從另一方面說，大家不可忘

記，若干國家，雖然口頭上聲明愛好和平，而實際上卻沒有減縮自己的軍備，反而在數量上及素質上都擴張了軍備，人民當然有權懷疑這些聲明的誠意」。莫洛托夫又特別指出禁用原子武器的重要性，因為這些武器在帝國主義者手中，決不是防禦的武器，而是進攻的工具。

在人民大眾間，蘇聯的提案得到廣泛而熱烈的贊許。全世界上的平民都看清楚了，不是別國，又是蘇聯，提出了這預防戰爭危險的真正綱領。

一九二二年不把蘇聯的提案列入議程，一九二七年把蘇聯的提案擱淺在委員會中，現在一九四六年，已經不能再這樣做了。因為蘇聯的國際地位大大增高了，所以不僅要討論蘇聯的提案，而且要通過他。

英美帝國主義者不敢公然投票反對蘇聯的裁兵提案，因為這樣一來，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揭露自己帝國主義的意圖。

但帝國主義者投票贊成這個提案，並不就是在實際上願意裁兵。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議案會遇到英美兩國統治集團之激烈的反對。

現在已十分明顯，英美兩國，雖然投票贊成全面裁兵，而實際上却不願裁兵，對

聯大所通過的議案持怠工與破壞的態度。這時，蘇聯就揭穿他們這種政策的假面具，向全世界宣示，美國托辣斯及康采侖及獨佔資本的主人，因為要獲取額外利潤，正在製造新的戰爭。蘇聯參加聯合國第二次大會的代表團的領袖維辛斯基同志，在一九四七年九月的大會上，特別指出了這些新戰爭製造者的名字；從美國製造家，金融資本家，軍人，新聞記者，大政客及美國政府的正式代表中指出了這些新戰爭製造者的名字。蘇聯代表團，依照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蘇聯政府的正式訓令，提議，用刑罰來禁止任何形式的戰爭宣傳；提議趕快實現聯大所通過的全面裁兵及禁用原子武器的決議。

蘇聯政府的新行動可以證明，蘇聯真是目光銳利的站在守衛和平的崗位上，不讓戰爭販子肆無忌憚的爲非作歹。

蘇聯竟提議用刑法處置戰爭宣傳者，這事引起了英美、國反動派的暴怒。但美國及其他各國的人民却熱烈的歡迎蘇聯的提案，認爲是和平事業的一大貢獻。蘇聯代表團在聯大會議上收到很多的信，清清楚楚的證明了這一點。無論英美帝國主義者怎樣賣力氣，他們決不能抹煞及遮掩一個不可爭辯的事實，這事實即是，蘇聯政府正爲了鞏固的民主的和平及人民的安全而進行着真誠的鬥爭。

三 民族平等政策

列寧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是民族平等的政策。列寧的和平法令中業已宣佈過民族平等的民主原則。

在同一時期中的另一文件：「告俄羅斯及東方的回教徒勞動者書」裏面，列寧和斯大林向那些受帝國壓迫的東方民族說：「你們應當成爲你們自己國家的主人」。

蘇聯政府，在自己的政策中，毫無折扣的實現他們最初公佈的原則。蘇聯和伊朗、土耳其、阿富汗、蒙古等國所訂立的條約，蘇聯對中國的關係都確證了這種原則。蘇維埃政府放棄了沙皇政府及臨時政府對東方的政策，放棄了奴隸性的條約，根據民族完全平等的原則建立了對東方各國的新關係。

有若干國家的統治者，爲了貪圖美國金元，將本國的主權出賣了，故意背信的破壞了

對蘇的協定，並設法隱瞞本國的人民，使這些人民無法了解蘇聯對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政策。但是這些統治者的企圖並不能成功。歷史是會自己講話的。十月革命以來三十年的歷史向全世界證明：蘇聯是一切民族的自由與獨立的忠實守護者，反對任何條件下的民族壓迫及種族壓迫，反對一切殖民地的剝削。二次大戰過去不過兩年，蘇聯已成了二十個國家的獨立自主的保障者，這二十個國是：波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希臘、阿爾巴尼亞、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朗、蒙古、印度、印尼、埃及、高麗……等。蘇聯挺身出而反對「馬歇爾計劃」，不僅是保障歐洲諸國的主權，並且是保障世界其他一切國家的主權。

一九四六年巴黎會議，莫洛托夫會說了下面的話：「在國際生活有兩種完全相反的方法。一個方法是衆所共知而自古已有的方法，是暴力與統治的方法，爲了統治，一切高壓方法都可使用。另一方法還沒有完全長成，是民主的合作的方法，承認大小各國的平等及合法利益，在這種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民主的合作」。

在一切政策中，蘇聯業已清清楚楚的證明了，他只遵守民族平等的原則。蘇聯所締結的一切條約都是根據這個原則，不論締約國的對方是大國還是小國。蘇聯總是保障別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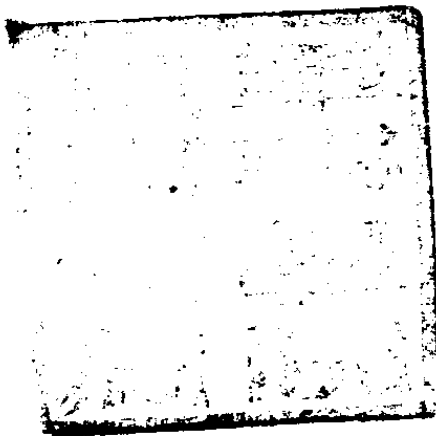
主權而從來不侵犯這些主權，因為蘇聯是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所結的一切商約也都是互惠的，使締約國雙方都能得到利益。

有些國家，在民主性的和平的爭取中，是蘇聯的真正友人及同盟者，蘇聯將永遠是他們的忠實朋友。

不論金元外交如何偽裝，不論美帝國主義反動派及其助手（如貝文）是如何的假冒善良，蘇聯只警覺而明銳的守衛着民主。

蘇聯指出杜魯門主義及馬歇爾計劃的真實性質是要把歐洲各國變成美國的附庸國，取消歐洲各國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在經濟上與政治上奴役他們。

蘇聯認為，民族平等是聯合國活動能够成功的先決條件。斯大林同志說：「聯合國之所以有力量，因為這組織是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原則之上，而不是一個民族統治另一些民族。如果聯合國能維持這個平等原則，在維持世界和平及安全上，他將無條件的演一偉大的積極的角色」。



四 蘇聯外交的原則性及澈底性

深厚的原則性，善意的目的及任務，蘇聯外交之所以異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者，如天壤之相去。

一九二二年，當日內瓦會議的時候，美國著名企業家及新聞記者佛蘭克·萬台里普(Frank Vanderlipp)會苦苦地埋怨蘇維埃外交的原則性，他說：「與俄人成立足夠的互相諒解之最大障礙——就是俄人的坦白與誠實。他們在各項宣言中所公佈的主張，他們深信這些主張的正確性。在這一點上，別國代表的誠實較少」。資本主義國家，當其簽字一個國際條約，他們認為這條約只是「一片紙」。而蘇聯却把這簽字看作神聖的，把條約看作義務。蘇聯從不離開這條原則的路線，從不逃避他自己選取的義務。最近三十年的外交史，頁頁都能證明這一點。當其他國家忘記了自己的義務而打開法西斯侵略的大門時，蘇

聯總是肩起他的義務。

例如，當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作戰時，蘇聯却出來維護阿比西尼亞的利益，在國際聯盟中主張對意大利實施經濟制裁，但國際聯盟其他會員國却對這種制裁怠工。莫洛托夫說：「在意阿戰爭時，只有蘇聯採取了特殊的原則的立場，一切帝國主義者，一切殖民地掠奪者都是不能這樣做的。只有蘇聯聲言，他維護阿比西尼亞的獨立與平等，因為阿比西尼亞也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只有蘇聯聲言，如國際聯盟或其他國家破壞阿國的獨立與平等，蘇聯是不能幫助的」。

當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他們的工具佛朗哥，在蹂躪西班牙人民的時候，蘇聯的立場也是很堅定。而且只有蘇聯一國堅定，因為英國的張伯倫政府及法國的勃魯姆政府都是德意兩國干涉西班牙的開路者。蘇聯始終支持民主國去反對法西斯的侵略，因為蘇聯知道斯大林一句名言的歷史正確性，斯大林說，西班牙從法西斯反動派壓迫下解放出來，這不是西班牙人的私事，而是前進的人民的共同事業。

當張伯倫及達拉狄背棄了他們簽字的條約而把捷克斯拉夫賣給希特勒的時候，只有蘇聯抗聲支持捷國，提議各國完成其對捷應盡的義務。